

博雅文丛

李渔戏曲叙事观念研究

黄春燕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博雅文丛



博雅文丛

李渔戏曲叙事观念研究

黄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渔戏曲叙事观念研究/黄春燕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博雅文丛)

ISBN 978-7-02-010311-9

I. ①李… II. ①黄… III. ①李渔(1611~约1679)—古代戏曲—文学研究
IV. ①I207.3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1256号

责任编辑 葛云波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20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8.5 插页2

版 次 2014年4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311-9

定 价 2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引言:召唤与回应	1
一、时间荡涤的形象	1
二、历史沉淀的作品	9
三、留待千古的曲心	18
四、文本边缘的空白	27
 第一章 湖上笠翁的闲情与江南城市的趣味	37
一、喧嚣市井的闲逸之情	38
(一)江南城市的风情	39
(二)心灵深处的向往	47
二、穷幽晰微的品鉴之趣	56
(一)日常生活的情趣	57
(二)赏鉴把玩的意味	64
三、雅俗交融的曲韵声情	73
(一)填词度曲的快意	74
(二)声曲飘曳的韵致	83
 第二章 戏曲叙事的结构谋略	92
一、“结构第一”的叙事意旨	93

(一)“结构第一”的题旨	94
(二)“奇事”的意味	105
二、戏曲叙事的“法脉准绳”	114
(一)文学、音乐、表演和接受融为一体的戏曲 叙事理论	114
(二)搬演意识中的公共趣味	126
三、搬演叙事与书写叙事	135
(一)“烘云托月”与“一人一事”	136
(二)才子书:文字之三昧	144
(三)场上曲:优人搬弄之三昧	151
 第三章 机趣戏文的叙事意蕴	160
一、博人一笑的叙事逻辑	160
(一)“机趣”——文人才情与市民智慧的融合	161
(二)“消愁”——载道文艺向娱乐文艺的蜕变	172
二、机趣叙事的心理指向	184
(一)“耳目之前”的时空意蕴	184
(二)才子佳人的形象意味	195
(三)淆乱世界的“人情物理”	208
(四)“风流道学”的伦理意旨	219
三、冷隽叙事与冷寂叙事	228
(一)俗调与雅音	229
(二)诙谐与感伤	240
 余 论	255
 参考文献	259

引言：召唤与回应

历史是供人展阅的卷帙，卷中人物是一个个召唤读解的文本。在浩繁的中国历史卷册中，李渔是一个难以阅定的文本。如果说每一个阅读者均会赋予文本新的意义，那么，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是未曾阅定的文本。但是，李渔的“难以阅定”是独一无二的，回应着他的特立独行。士林边缘的孤独身影远离了题写青史的翰墨，文本的每一个章节都成为无法阅定的残笔，从开篇直至终卷。特立独行引来毁誉交织，数百年沧桑更替，始终不曾改变李渔这个独特文本的“难以阅定”。岁月的风雨涤不去历史的尘埃，一代代阅读者留下的墨迹使这个文本日益清晰，却又似乎变得更加模糊。

一、时间荡涤的形象

中国文学史中很少像李渔这样赫赫有名却又史册不载的人物，笔记野史中偶一现身也是朦胧的面目。好在这个自我意识很强的巧慧者在他的著述中写下了人生的许多瞬间，令后人得以捕捉这些片刻，追踪他的人生历程。正史没有刻下李渔的名字，他曾负笈四方，三分天下几遍其二，那些留下他足迹的州县

府郡的修志官也对他吝惜笔墨,只有故乡兰溪的县志为他留下了简短的篇幅:

李渔字谿凡,邑之下李人。童时以五经受知学使者,补博士弟子员。少壮擅诗古文词,著有才子称,好遨游。自白门移居杭州西湖上。自喜结邻山水,因号“湖上笠翁”。题室楹云:“繁冗驱人,旧业尽抛尘市里;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画图中。”性极巧,凡窗牖、床榻、服饰、器具、饮食诸制度,悉出新意,人见之莫不喜悦,故倾动一时。所交多名流才望,即妇孺亦皆知有李笠翁。晚年思归,作《归故乡赋》,有云:“采兰纫佩兮,观濑引觞。”盖于此有终焉之志也。生平著述汇为一编,名曰《一家言》。又辑《资治新书》若干卷,其简首有《慎狱刍言》、《祥刑末议》数则,为渔所自撰,皆蔼然仁者之言(近贺长龄为采入《皇朝经世文编》,以渔侨居邗上,故贺作渔为江南人)。作诗文甚敏捷,求之可立待以去,而率臆构思,不必尽准于古。最著者词曲,其意中亦无所谓高则诚、王实甫也。有《十种曲》盛行于世。当时李卓吾、陈仲醇名最噪,得笠翁为三矣。论者谓“近雅则仲醇庶几,谐俗则笠翁为甚”云。昔渔尝于下李村间凿渠引水,环绕里址,至今大得其水利。^①

这段文字勾勒了一个理想的李渔形象:好遨游、喜山水;怀仁者之心、有隐士之风;文思敏捷、匠心独运;曲才傲世,名倾一时。如果我们阅读李渔的诗文,用心体会他的情怀,将会发现这几乎就是李渔梦想的自我形象。然而,李渔的形象其实并没有

① 《〔光绪〕兰溪县志》卷五《人物志》,清光绪十五年刻本。

这么清晰。

有一则来自李渔同时代人的评价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对于李渔形象的描绘，这一评价来自袁于令，他在《娜如山房说尤》中写道：

李渔性齷齪，善逢迎，游缙绅间，喜作词曲小说，极淫褻。常挟小妓三四人，子弟过游，便隔帘度曲，或使之捧觞行酒，并纵谈房中，诱赚重价。其行甚秽，真士林所不齿者也。予曾一遇，后遂避之。^①

董含的《莼乡赘笔》中也有一段极为相似的文字。在后世的李渔研究中，袁于令和董含的评价留下了抹不去的印痕，无论应和还是反驳，都可见出李渔形象在这一阴影下的挣扎。而黄文暘在《曲海总目提要》中简短的“人以俳优目之”几字似乎给李渔定了性，大有“春秋笔法”之遗意。另一则关系到给李渔“定性”的文字来自鲁迅，他在《从帮忙到扯淡》一文中说道：“例如李渔的《一家言》，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②就是这么一小段若褒若贬的文字，若不经意间影响了对于李渔形象的描绘。当然，也有人喜爱李渔的。除了同时代的友人外，李渔尚有隔世的知己，除了顾曲周郎对他戏曲成就的推崇外，还有人欣赏其生活的艺术。周作人在《笠翁与随园》^③—

① 见《李渔全集》（修订本）第十二卷《李渔研究资料（上）》，第310页。本书所引《李渔全集》（修订本）均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以下不再注明。

② 鲁迅：《从帮忙到扯淡》，见《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5页。

③ 周作人：《笠翁与随园》，见《苦竹杂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文中淡淡地为李渔作了辩护,并对《闲情偶寄》流露了浓浓的兴致,认为纤悉讲人生日用处正是《闲情偶寄》一书的独得之处。林语堂也是讲究生活艺术的人,所以对李渔这方面的才能很是推崇,认为李渔可谓多才多艺,除了是戏剧作家和音乐家外,还是享乐家、服装设计家、美容家兼业余发明家。至于那些对李渔的非议,林语堂颇不以为然。他将李渔和白居易、苏东坡、袁宏道、李贽、金圣叹等人并提,认为“这些人因为胸蕴太多的独特见解,对事物具有太深的情感,因此不能得到正统派批评家的称许;这些人太好了,所以不能循规蹈矩,因为太有道德了,所以在儒家看来便是不‘好’的”。^①

但是,儒家道德观的力量太强大了,尽管它受到了新的文化洗礼,李渔在很长时间里仍承受着沉重的道德指责。在孙楷第看来,李渔的品节是甚不足道的,在鼎革之际,他纵然不能了却秀才事,也尽可以像他的朋友杜浚那样安贫自守。然而,李渔却为了吃饭和享乐,“托钵”四方,完全抛掉了书生本色,“他虽然没有事新朝,却伏侍了无数的新贵,这和他们是一样无耻”^②。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表现出的对生活的考究以及对行乐的倡导甚至令人感到生气,因为他并不是穷得不堪了才去“打抽丰”^③,他不顾行止得来的钱财竟是用来满足声色之好的。在有的研究者看来,李渔的为人不耻不仅在于他和那些江南一带有钱而没有气节的士大夫如吴梅村、周亮工等来往,也不仅因为他四处“打抽丰”,还因为他没有脱离明末纨绔公子们的腐化习

①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自序,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孙楷第:《李笠翁与十二楼》,《图书馆学季刊》第9卷第3、4合期,1935年12月。见《李渔全集》(修订本)第十二卷。

③ 亦云“打抽风”、“打秋风”。

气,自称有登徒子之好,蓄养着众多姬妾,过着奢侈的生活。正是这种腐化的生活作风,斲伤了这位艺术的天才,他的创作受其落后生活作风的限制,格调不高,难臻至境。^①对儒家道德精神追求的背离似乎成为李渔形象的重要一面,但结论又并不这么简单,这“儒家”二字又使李渔的形象在研究者眼中展现了另外一面,这与他煞有介事地总要在作品中标榜“劝惩人心”、“为圣天子粉饰太平”有关。有人指责李渔“襁褓识字”所学的都是儒家那一套忠孝伦理,不理解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对农民起义抱着错误态度。^②甚至有人认为李渔的戏曲理论是儒家反动戏剧理论的一个代表作。^③不过,这种将李渔痛贬至极处的观点并不多见。杜书瀛眼中的李渔是一个世界观复杂的封建社会末期的文人:他的思想从根本性质来说是为其时代的统治思想所规范化了的,脑子里装满封建伦理观念,并将其视为天经地义而自觉地加以维护;同时他的世界观中又具有进步的、积极的因素,因为战乱,因为贫困,他接近了下层人民,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并给予真切的同情。^④这与上述那种认为李渔不理解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观点截然不同。李渔显然不是简单可以被阉定的,他的身上汇集了不少矛盾,所以,黄天骥对李渔的形象作了这样的描述:“他一方面在歌台舞榭中击节按拍,偎红倚翠,为富豪们溜须拍马,买笑追欢,但心底里,却又感到荒凉与落寞。他的生活环境,是他应该鄙视的,但他又始终

① 戴不凡:《李笠翁事略》,《剧本》1957年第3期。

② 杨明新:《李渔的世界观与艺术观》,《中山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③ 曹树筠、叶仲年:《儒家反动戏剧理论的一个代表作——剖析〈李笠翁曲话〉》,《解放日报》1974年9月7日。

④ 杜书瀛:《李渔美学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被困在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生活环境里。总之,既庸俗,又孤高,厕身金粉之中,心有渔樵之想。这就是李渔之为李渔。”^①

看来仅以儒家的道德规范来衡量李渔,似乎无法完全理解他的人生信条和一系列行为。于是,有人在李渔身上看到了市民的形象,认为李渔的思想中心是个人的现世享用主义,“他重视的是现世生活的享乐,或称‘受用’,而这一点,正是市民生活的信条”^②。这“享乐”二字,是不少研究者对李渔人生态度的共同看法。张春树和骆雪伦认为李渔对人生基本的态度是鉴赏和享受的^③,胡元翎则以“鉴赏主义”(也就是“鉴赏的享乐主义”的简称)为李渔的人生哲学命名,并且将一种乐观主义性质寄寓其中^④。不过,美国学者韩南却认为李渔那“亲切的享乐主义思想”是他故意装出来的姿态,李渔在生活和作品中都喜欢把自己戏剧化,扮演不同的角色,但这些角色不过是因为对实现他的文学和社会目的有用处而被他选出来表演的一群合他心意的角色。观众这个概念,无论真实的还是假设的,在李渔都是头等重要的。他所有的角色都是为艺人李渔取悦观众,引起他们的兴趣而随时听命效劳的。^⑤入清之后,李渔选择了一条“卖赋糊口”的道路,主要依靠创作小说、戏曲以谋生。有研究者提出,李渔之所以自觉挑选了“学而‘优’”这样一条不寻常的道

① 黄天骥:《论李渔的思想和剧作》,《文学评论》1983年第1期。

② 詹慕陶:《论李渔的为人、剧作和戏剧观》,《戏剧艺术》1982年第4期。

③ Chun-shu Chang and Shelley Hsueh-lun Chang: *Crisis and Transformation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Society,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Li Yu's World*,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④ 胡元翎:《李渔小说戏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⑤ Patrick Hanan: *The Invention of Li Yu*,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1988.

路,有明确的思想支柱。李渔并不认为自己从事的是卑下的贱业,他完全抹煞了“士”与“商”的身分界限,而合文艺创作与经营逐利、山人清客与文化商人于一身。他以为不论口头上说得多么动听,实际上,“商贾之心”、“市井之念”是人人皆然,彼此相同的;不仅无卑鄙之可言,而且是处世所需,切不可无。^① 有人认为在李渔的人格形成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因素是市民文化,正是市民文化创造的新生活方式的存在,才导致了李渔的文学倾向和思想倾向的形成,即对人的多方面的才能的自由地、不受拘束地发展的追求。当他选择表达这一要求的工具时,其首选的基础还是他童年时就接触过的小说戏剧,而这两者都是典型的市民文化的产物。^② 甚至有研究者认为李渔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自觉地按照大众的、市民的文化趣味进行创作的文人,在市民阶层未能登上政治舞台,未能获得充分发展的中国古代史上,李渔是市民文人、市民文艺作家的唯一典型。^③

1935年,孙楷第发表洋洋数万言的《李笠翁与十二楼》^④一文,开始了现代学者对李渔生平与著述较为全面的探究。由于缺乏明确而权威的记载,研究者大多通过李渔的诗文追踪其人生历程,艰辛的考索一再证明李渔这个文本的“难以阅定”,而那些毁誉交织的评价则更意味地体现了这一文本的独特。正因为李渔是独特的,他的人生哲学和行为方式引起了研究者浓厚的探究兴趣,在关于李渔研究的论著中,评传类占了相当大的

① 陈多:《从“学而优则仕”到“学而‘优’”——李渔浅探之一》,《艺术百家》1988年第2期。

② 徐保卫:《李渔的选择》,《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第1期。

③ 方叶:《李渔文化人格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④ 孙楷第:《李笠翁与十二楼》,见《李渔全集》(修订本)第十二卷。

份额。单锦珩、徐保卫和万晴川分别写有《李渔传》，肖荣、沈新林、俞为民各自撰写了《李渔评传》，还有黄丽贞、郭英德各撰有《李渔》一书，海外学者茅国权和柳存仁也合作撰写了英文版的《李渔》^①。此外，黄丽贞的《李渔研究》不惜笔墨对李渔的人生历程作了追踪，黄果泉则对李渔的文化人格进行了探讨^②。每一个评传者都希望将一个真实而全面的李渔形象展现给世人，不轻下一字评语，但传中见评，在材料取舍和文字表述中早已暗含了评传者对传主形象的把握。在单锦珩目光注视下的李渔是一位“人间大隐”^③；郭英德眼中的李渔是享誉一时的“名士山人”^④；沈新林则说李渔是一代“悲剧的天才”^⑤。虽然其说各异，但李渔的形象已不再是袁于令描述中那副不堪的面目，这些“命名”更多表现出对李渔的好感。黄丽贞在《李渔研究》中带着浓浓的情感为李渔绘就了一幅乱世文人的画像：李渔这个多才多艺的文人不幸生于国破家亡的明季，无从实现其年轻时的侠思壮志，也无法完成隐居田园、耕耘度日的心愿，为衣食所迫，奔走四方。亲历了国破家亡的悲痛，内心有说不出的感慨，入清后即绝意仕途，以笔耕砚田自谋生。处乱世而不消极、不颓唐，热爱生命，讲究生活的艺术，努力著述，在平凡的生活中造就起不平凡的生命价值。^⑥

① Nathan K. Mao & Liu Ts'un - yan: *Li Yu*,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Inc, 1977.

② 黄果泉：《雅俗之间——李渔的文化人格与文学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③ 单锦珩：《李渔传》，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

④ 郭英德：《李渔》，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版。

⑤ 沈新林：《李渔评传》，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⑥ 黄丽贞：《李渔研究》，台北：纯文学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28—31 页。

二、历史沉淀的作品

关于李渔的著述,没有什么争议的有戏曲作品《笠翁十种曲》(即《怜香伴》、《风筝误》、《蜃中楼》、《意中缘》、《凰求凤》、《奈何天》、《比目鱼》、《玉搔头》、《慎鸾交》、《巧团圆》十部传奇),短篇小说集《无声戏》^①、《十二楼》,还有别具一格的《一家言》(雍正年间芥子园印行《一家言全集》,将《耐歌词》和翼圣堂康熙间印行的《一家言》文集、诗集编入,《闲情偶寄》亦收入其中,改名《闲情偶集》)。至于《合锦回文传》和《肉蒲团》两部长篇小说是否为李渔所撰,研究者仍在争论。除《笠翁十种曲》外,坊间尚有《笠翁传奇五种》和《笠翁新三种传奇》流传,另有将此八种传奇合刻,题为“李笠翁先生阅定”者。虽有吴晓铃详加论证,以为“传奇八种”即李渔所作的“内外八种”^②,但一般研究者都不认为这八种传奇的作者是李渔。

自民国以来,关于李渔的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对其生平、交游、作品的考索和对其人格的分析,另一方面就是对其作品(包括含有深刻戏曲理论,但却具有小品文风格的《闲情偶寄》)进行阐释评价。在关于李渔作品的研究中,对戏曲理论的研究无疑占有绝对比重,对《十种曲》的研究则少得令人遗憾,相比而言,对于小说的研究倒是占有较大份量。此外,还有少数学者对

① 孙楷第认为《连城璧》是《无声戏》的改题本。参见孙楷第:《李笠翁著〈无声戏〉即〈连城璧〉解题》,见《李渔研究资料》(第5册),朱传誉主编,台北:天一出版社1981年版。

② 吴晓铃:《考李笠翁的新传奇八种》,见《中华戏曲》第五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

李渔的诗词进行了研究^①,也有人李渔作品在海内外的传播和研究情况作了专门介绍^②。在现有的李渔研究中占比重最大、探讨最深入的还是关于《闲情偶寄》的研究。孙楷第对《闲情偶寄》大加赞赏,认为其中讲词曲,讲声容,讲建筑,讲种植颐养,“无一不精细,无一不内行,并且确乎有个人的独得之处”。在中国的子部杂书中,“像这样言之成理,叙次有法的书实在少见”。^③但20世纪90年代以前,对《闲情偶寄》的研究基本集中于“词曲部”和“演习部”,其它各部大多被认为是情趣不高,甚至是不健康的,故为研究者所不屑,只有其中关于园林建筑、服饰和医学养生方面的内容曾引发极少数专业研究者的探讨。90年代后,《闲情偶寄》的美学旨趣开始为更多人关注,对李渔生活美学的开掘涉及园林美学、居室美学、服饰美学、装饰美学,乃至颐养之学等各方面,还出现了较为系统研究李渔美学思想的专著^④。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李渔主要是作为一个戏曲家和戏曲理

① 主要有顾敦铎、吴锡泽关于李渔词学的研究;张晓军、骆兵对李渔词作的探讨;湛伟恩对李渔诗词爱国思想的分析;麦耘对《笠翁词韵》的音系研究等。可参见顾敦铎:《李笠翁词学》,《李渔全集》(修订本)第十二卷收有此文;吴锡泽:《李笠翁论词》,朱传誉主编:《李渔研究资料》(第3册)收有此文,台北:天一出版社1981年版;张晓军:《论李渔词》,《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4年第5期、第6期;骆兵:《浅者深之,高者下之:论李渔〈耐歌词〉雅俗相和的艺术特色》,《南都学坛》2002年第3期;湛伟恩:《论李渔诗歌的爱国思想》,《广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4期。《论李渔词的爱国思想》,《广州师院学报》1986年第3期;麦耘:《〈笠翁词韵〉音系研究》,《中山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② 羽离子:《李渔作品在海外的传播及海外的有关研究》(《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欧美的李渔作品及相关研究示要》(《文献季刊》2001年第4期);骆兵:《李渔的通俗文学理论与创作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

③ 孙楷第:《李笠翁与十二楼》,见《李渔全集》(修订本)第十二卷。

④ 杜书瀛:《李渔美学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论家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中的,鲁迅撰《中国小说史略》,甚至对李渔的短篇小说只字未题。孙楷第是最先致力于李渔小说研究的学者,他肯定了李渔短篇小说的创造性,以为“在笠翁小说,是篇篇有他的新生命的”^①。在新的历史时期,李渔的短篇小说受到了极高的评价,研究者多将《无声戏》、《十二楼》与“三言”、“二拍”进行比较,视李渔为继冯梦龙、凌濛初之后影响最大、最富创作个性的白话短篇小说家^②;评价李渔的白话短篇小说成就仅次于“三言”,而与“二拍”互见短长,认为李渔完全有资格与冯梦龙、凌濛初一道并列为明末清初三大白话短篇小说家^③;甚而认为“在我国白话短篇小说史上,李渔是继冯梦龙之后的第二座里程碑”,因为在冯梦龙之后,李渔的小说在艺术上提供了一种更新的白话短篇小说创作模式,在中国白话短篇小说史上是李渔第一个完成了白话短篇小说的独创^④;李渔作为话本小说书面化的新的时期的代表,使话本小说这种文学体式的内在文化素质和审美体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也使他自己成为以生命和才华革新我国话本小说的最后一个革新家。李渔代表了话本小说书面化的新时期,促进了这种文学形式由俗入雅,使其更加深刻地文人化和个性化了^⑤。总体而言,对李渔小说的研究大致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审视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分

① 孙楷第:《李笠翁与十二楼》,见《李渔全集》(修订本)第十二卷。

② 李时人:《李渔小说创作论》,《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

③ 萧欣桥:《试论李渔的小说创作》,《南开学报》1982年第4期。

④ 刘兴汉:《论李渔在中国小说史中的地位》,《东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2期。

⑤ 杨义:《李渔小说:程式化和个性化的审美张力》,《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3期。

析其叙事特点^①;开掘其意蕴^②;探讨“无声戏”小说观念^③。李渔有“无声戏”的提法,又有四部传奇是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的,这便引起了研究者对其小说与戏曲关系的种种探求^④。无论是否与“无声戏”的观念有关,李渔的小说和戏曲作品确实表

① 可参见肖荣:《试论李渔的白话短篇小说》,《杭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萧欣桥:《试论李渔的小说创作》,《南开学报》1982年第4期;崔子恩:《李渔小说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钟明奇:《论李渔及其小说戏曲世界》,华东师范大学1993年博士论文;杨义:《李渔小说:程式化和个性化的审美张力》,《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3期;李时人:《李渔小说创作论》,《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陈菡蓉:《机智的故事:薄伽丘与李渔小说比较》,《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3期;赖利明:《论李渔〈十二楼〉的叙述干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王昕:《论李渔拟话本的个性特色》,《福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徐凯:《超越与羁绊——李渔小说思维的戏剧化倾向研究》,《黑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胡元翎:《李渔小说戏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孙福轩:《试论李渔对话本小说体制的发展》,《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② 可参见方然:《李渔小说的艺术个性及其文化成因》,《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刘兴汉:《论李渔在中国小说史中的地位》,《东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2期;徐保卫:《作为小说家的李渔》,《明清小说研究》1995年第4期;李时人:《李渔小说创作论》,《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沈新林:《论李渔小说中的自我形象——兼论自我寄托的创作方法》,见《李渔新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王晓春:《李渔小说喜剧化的内在精神研究》,《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2期;张蕊青:《李渔小说的“反流俗”与“媚俗”》,《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4期;胡元翎:《李渔小说戏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③ 可参见孙楷第:《李笠翁与十二楼》;王汝梅:《李渔的〈无声戏〉创作及其小说理论》,《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刘兴汉:《评李渔的小说理论》,《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2期;钟明奇:《试论李渔“无声戏”小说创作思想之发生》,《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2期;李时人:《李渔小说创作论》,《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骆兵:《李渔的通俗文学理论与创作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

④ 可参见黄强:《论李渔小说改编的四种传奇》,《艺术百家》1992年第3期;郭英德:《稗官为传奇蓝本——论李渔小说戏曲的叙事技巧》,《文学遗产》1996年第5期;黄果泉:《雅俗之间——李渔的文化人格与文学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